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五

同治十三年。甲戌。六月。丙子。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奏。五月十六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

五月初一日奉

上諭。該省防務。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當統籌全局。妥為布置等因。

欽此。臣等當即恭錄咨行欽遵在案。查日本違約稱兵之初。臣鶴年冀其尚可理諭。未敢遽議用兵。現在倭謀顯露。恐非大張撻伐。不能戢其狡志。杜其貪心。惟兵釁一開。勢必分擾沿海。輪舟往來倏忽。沿海處處可通。臺地防務。由沈葆楨就近妥籌。內地各口。臣等責無旁貸。惟道路緜亘。

防不勝防。先其所急。以廈門福州為最要。臣等通盤籌畫。海防之要務有三。一曰選將練兵。二曰礮臺礮位。三曰捌河諸物。練兵募勇大略情形。經臣等於五月十一日奏明在案。惟近接沈葆楨咨閱蘇澳情形吃緊。擬令陸路提臣羅大春駐紮蘇澳。業經恭摺奏報。臣等已飛函催令東渡。廈門防務。改派漳州鎮總兵孫開華統領兵勇。會同署水師提臣李新燕安籌布置。並飭署閩安協副將楊廷輝召募附近漁人為一軍。以絕寇資而期得力。至福州廈門等處礮臺。先經臣等派員察看。分別改築。玆查福州五虎口礮臺五座。尚屬完全。惟皆係竼石砌成。薄而不堅。鐵礮尚

多。不能及遠破堅。虎門自道光二十二年失守之後。礮臺一律毀平。並未重築。鐵礮尚存十餘座。礮門皆已釘毀。不可復用。况洋人船堅礮利。日異月新。斷非尋常礮臺礮位。所能制勝。臣等現已嚴飭善後局司道飛購一萬斤以上洋鐵大礮數十尊。次等洋礮一百餘尊。其福州口礮臺。咨由林壽圖於最要之長門峯。築三合土礮臺一座。其尚䢼狀䢼等處。先就舊臺添築。沙土隔堆虎門等處。舊址全無。擇要先築三合土礮臺一座。至於攔河諸物。水雷為最省局存有二十餘尊。不足以攔一港。已由沈葆楨飭洋將購製。沈船築壩諸法。臣等當察看情形緩急。次第豫備。惟戰

守必須兼籌。能戰而後能守。礮臺水雷。須與鐵甲衛船轉
輪礮臺鐵船。戰船。相輔而行。度門孤懸海中。南北相距。不
過數里。洋礮大礮。可以對穿而過。非有轉輪礮臺鐵船梭
巡海口。輔以輪舟五六隻。恐不足恃。除鐵甲船業經臣等
奏奉
諭旨准購。其轉輪礮臺。鐵船等。擬函商沈葆楨分別辦理。昨准沈
葆楨咨開。以臺防緊要。請撥餉銀二十萬兩。洋火藥三萬
磅解臺。以免貽誤等因。臣等當於海關釐捐兩項。合籌銀
二十萬兩。並撥洋火藥三萬磅。交船廠輪舟解臺。以濟要
需。

文煜等又奏。再前泊福州口內之日本孟春兵船。已於十四日開駛。頃據通商局稟稱。據稅務司雷德知會。探得本月二十一日。有日本鐵甲船一隻。木輪船一隻。離福州五虎口百餘里外游弋。如果臺灣開仗。即擬內援等語到局。理合稟報等情前來。除飭派員查探。並嚴密防範外。謹附片密陳。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李鶴年奏。布置海防。籌撥臺防餉銀軍火。並探報日本船隻在五虎口外游弋情形各摺片。日本違約稱兵。昨據沈葆楨奏報。到臺後業經給與照會。向其理諭。並經潘霨親赴瑯𤩝。面加詰問。是否斂兵回國。尚未續有奏報。現據文煜

等奏福州五虎口百餘里外。已有該國鐵甲等船。在彼游弋。是福州廈門等處。海防甚為喫緊。文煜等現擬擇要築礮臺。並飭副將楊廷輝。將附近漁人。召募成軍。免資寇兵。即著迅速妥為布置。並飭總兵孫開華等認真辦理。以期有備無患。所需水雷及轉輪礮臺等。即著咨商沈葆楨妥為籌辦。以資要需。此外沿江沿海。如尚有扼要之處。亦當豫為防範。毋稍疏懈。臺灣近日情形。自沈葆楨給與照會之後。日本官如何照覆。能否就我範圍。著沈葆楨等相機妥辦。仍隨時奏聞。以慰廑系。

己卯。福州將軍文煜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幫辦臺灣事宜

福建布政使潘霨奏。竊臣等於五月初七日。業將到臺大略情形。奏明在案。是時各輪船先已派赴雞籠淡水瑯嶠等處。十一日濟安船到。臣楨將前指飭令進津。詎管駕官甫登岸。即風濤大作。連日雷雨。海水橫飛。十六日始得出港。續奉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二十五日。

諭旨兩道。遵即悉心籌畫。勉期周妥。臣霨於初八日。偕臺灣道夏獻綸帶同隨員張斯桂等並邀洋將日意格斯恭塞格來輪船由安平衝濤出海。下午已抵瑯嶠。風濤倒捲。舢舨不得攏岸。率躍而登。晚宿車城。次早直叩倭營。晤其中將西鄉從道。時臣楨照會。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與之反

覆辯論。追其根据。復逐條窮詰。始則一味推諉。繼遂理屈詞窮。十一日竟托病不見。臣霨及夏獻綸派人先傳各生番頭目。至者百五六十人。服飾詭陋。言語啁啾。擇傳大意。皆謂日本欺陵。懇求保護。因諭令具結前來。次早除牡丹中社里乃三社。以避倭不出外。到者計十有五社。均呈不敢刦殺押狀。臣霨與夏獻綸宣示

國家德意。酌加賞犒。番目等歡欣鼓舞。咸求設官經理。永隸編氓。察其情狀。實出至誠。臣霨函諭倭將。既托病不出。卽告辭登舟。該倭將轉再三婉留。次日接晤。仍堅以生番非中國版圖為詞。卽將帶去臺灣府志檢出。內載生番各社。

歲輸番餉之數。與各社所具切結。令其閱看。彼反變蓋成憤。經臣霨及夏獻綸屢聲曉譬。旋復婉謝。斷斷以所用兵費無著為言。經再據理駁斥。彼請一面致書柳原。一面由廈門電報。寄信回國。暫不必添兵前來。即派人搭中國輪船。分往廈滬兩處等語。臣霨等乃歸行館。十四日擬乘原船回郡。風潮愈厲。該船立脚不住。已退澎湖。旋由旱路歷番社而行。鳥道獸蹊。蜿蜒如綫。輿從饑憊。宿於風港。十五抵枋寮。方出番社。十六到鳳山。十七回郡城。此臣霨等親至瑯嶠與倭將辯論。及撫諭各番之情形也。臣等竊思倭奴雖有悔心。然窺我軍械之不精。營頭之不厚。貪騖之念。

積久難消。退兵不甘。因求貼費。貼費不允。必求通商。此皆
萬不可開之端。且有不可勝窮之弊。非益嚴儆備。斷難望
轉圜。儻恃其款詞。日延一日。奸民乘隙搆煽。必致事敗垂
成。班兵情窳性成。募勇訓練無素。擬請於北洋大臣借撥
久練洋槍隊三千。於南洋大臣借撥久練洋槍隊二千。如
蒙
俞旨。請
飭其雇坐輪船來臺。乃有勁敵之軍。以為各營表率。提督羅大春
經臣鶴年奏留內地。不能不從新改圖。南路迫近倭營。以
鎮臣張其光專其任。該鎮原有部勇一營。並內地調勦參

有富之兩營。更增募五營繼之。以遏衝突。臺北之要。甚於臺南。常有倭人窺伺。以臺灣道夏獻綸專其任。該道原有部勇一營。擬添募一營繼之。以杜旁竄之謀。據張其光稱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打仗勇敢。據夏獻綸稱浙江候補道劉璈。甚有勇略。各請奏調前來。合無仰懇

天恩。飭兩廣總督浙江巡撫。派令剋日東行。俾收臂助。臺民尚義而難持久。且漳泉粵三籍。氣類不同。必須得人聯絡。前署臺灣鎮曾元福。熟悉民情。鄉評亦好。臣等擬令其提倡南北鄉團。以資保固。並分招後山嚮導。諭致屯番生番各頭人。與之要約。此布置陸路諸軍之情形也。閩廠輪船。除來

往天津上海廣東福州廈門傳遞信件外不敷調遣擬於
滬局添調數號由統領吳大廷督帶來臺彌補空隙此續
籌佈置水軍之情形也北洋畿輔重地南洋財賦奧區所
借洋槍隊倭兵退即令歸防彼時召募勇營亦當漸臻馴
熟至倭情叵測臣更當隨時偵探一切防務更宜區畫者
續當馳
聞
文煜等又奏再本年三月間臣孫楨接新任福建水師提
督彭楚漢天津來信云五月可以抵閩所有臣等請撥北
洋洋槍隊三千人如該提督尚在津門懇

飭令其統帶來臺。以資各營表率。謹再合詞附片陳明。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理諭倭將。稍有端倪。仍遵旨加緊籌防。並請飭彭楚漢帶隊赴臺各摺片。覽奏均悉。潘霨偕道員夏獻綸等。於五月初八日。馳抵瑯𤩝。與日本中將西鄉從道。反覆辯論。逐條窮詰。西鄉從道理屈詞窮。旋以所用兵費無著為言。復經潘霨據理駁斥。彼請一面致書柳原前光。一面寄信拔閩。暫不添兵前來。惟彼族貪鷙性成。未必遽能就我範圍。沈葆楨等所奏。非益嚴儆備。難望轉圜。儻恃其狡詐。日延一日。奸民乘隙構煽。必致事敗垂成等語。深合機宜。著照所請。由北洋大臣調撥久練洋槍隊三千人。南洋大臣調撥久練洋槍隊二千人。

坊乘坐輪船赴臺。該郡現有兵勇。不甚得力。李鴻章李宗羲務
當迅速調派。令其剋日起程前往。以壯聲勢。南北洋防務緊要。
俟日本兵退後。沈葆楨等即令此項隊伍各歸防所。前據文煜
等奏。擬留羅大春駐紮廈門。當經降旨仍令迅即渡臺。辦理淡
水一帶防務。並諭李鴻章撤飭彭楚漢迅赴本任。沈葆楨等此
時。計可接奉前旨。所陳臺灣南北路布置情形。及令曾元福提
倡鄉團各事宜。即著督飭該員等悉心籌辦。務臻周妥。並須探
日本情形。隨時詳悉具奏。潘霨在瑯嶠時。傳各社生番頭目。至
者百數十人。皆稱日本欺陵。懇求保護。並願設官經理。永隸編
氓。仍著沈葆楨等遵奉叠次諭旨。妥為收撫。以固其心。所有奏

調之前南澳鎮總兵吳光亮浙江候補道劉璈著瑞麟楊昌濬派令迅往臺郡用資任使閩省輪船不敷調撥江蘇廣東沿海各口輪船前有旨准歸沈葆楨調遣即著於滬局添調數號由吳大廷暫帶駛往前諭李鴻章飭彭楚漢赴閩如該提督尚未起程此次調撥之北洋洋槍隊三千人著即令其統帶迅由輪船馳赴臺灣毋稍遲緩該提督抵臺後應否留於該郡督隊辦防之處著該大臣等與文煜李鶴年會商辦理

文煜等又奏再閩廠新造輪船前經奏定二百五十匹馬力者額設礮勇二十六名一百五十匹馬力者額設礮勇十名八十匹馬力者額設礮勇六名當時為圖節經費起

見。防務緊繁。實屬不敷調遣。今擬二百五十匹馬力者。增五十名。一百五十匹馬力者。增四十名。八十匹馬力者。增三十名。即著該管駕官。迅募登舟。逐日練習。以臻嫻熟。

硃批。知道了。

文煜等人奏。正繕摺間。奉到五月初一日

上諭。所擬購買鐵甲船水雷及各項軍火。均照議行。閩省存款如有不敷。即照所請暫借洋款以應急需等因。欽此。臣等跪讀之下。感激莫名。洋槍鐵甲船二事。日意格到閩之日。臣葆楨即屬其由電線打探。近得回報。里明東後膛槍。現成者有六千桿。每桿配藥子四百顆。開價洋銀三十一圓。吾固適

用。但價須蹤減。鐵甲船。現成者亦有一號。齧水一丈八尺。與中國港道尚屬相宜。約價洋銀一百二十五萬圓。惟其船身之新舊堅脆。則未明言。擬更由電綫查悉。再行購辦。謹合詞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辛巳。福建巡撫王凱泰奏。竊臣因病未痊。陳請開缺。疊荷

恩施。賞假兩月。俾得從容調理。當即加緊調治。在江南北一帶。沿途就醫。旋於揚州途次。准兩江督臣李宗羲江蘇撫臣張樹聲咨開。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奉

上諭李鶴年奏閩省海防緊要。請飭撫臣迅回本任一摺等因。欽

此。聞

命之下。感悚莫名。竊臣交卸北上。病滯中途。近聞臺灣有事。俱均

天深。今欽

恩旨。飭回本任。惟有力疾遄行。星馳赴閩。會商海防事宜。以期稍

盡職守。遂即於五月二十五日起程。前赴上海。覓赴輪船

迅速回任。不敢稍有稽延。

硃批。知道了。

欽命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臣欽奉同治十三年

六月初八日寄

諭。着由北洋大臣調撥洋槍隊三千人。南洋大臣調撥二千人。均

衆坐輪船赴臺。該郡現有兵勇。不甚得力。李鴻章李宗羲務當

迅速調派。令其尅日起程前往等因。欽此。仰見

皇上慎固海疆。整軍馭遠。

聖謨廣遠。欽佩莫名。伏查此次日本構兵生番。焚掠牡丹等社。實

屬顯違和約。妄啟釁端。經沈葆楨派令藩司潘霨等親赴

瑯嶠。與該中將西鄉從道。據理駁詰。該酋猶復捐詞狡展。

未肯退讓撤兵。居心殊為叵測。臺灣水路兵備。自不可不

厚集兵勢。豫伐詭謀。惟沈葆楨原奏。請由北洋借撥久練

洋槍隊三千。南洋二千。查直隸大枝防軍。現止廣西右江

鎮總兵周盛傳所統盛仁等營。正在大沽海口以內。修造

新城。添築礮臺。工尚未竣。

畿輔重地。必須留備腹心。礮難分撥。南洋槍隊無多。分駐金

陵蘇揚上海等處。防務緊要。亦難酌撥。且兵勢聚則氣盛。

分則力弱。若於兩處零星抽撥。兵將素不相習。轉恐臨敵

貽誤。臣庚疊准沈葆楨函咨。臺灣現辦情形。先經與兩江

督臣李宗羲江蘇撫臣張樹聲往返函商。查有記名提督

唐定奎所部現駐徐州之武毅銘字一軍。向隸提督劉銘

傳部下。隨臣剿辦髮捻。轉戰數省。極為得力。唐定奎積誠

明幹。素為將士所服。臣於同治十年九月內。奏報曾克忠

赴陝。接統銘軍摺內。聲明撥交若干營外。餘仍拔回徐州屯駐。以備南北援應。曾將此軍可備徵調情形。函復沈葆楨暨總理衙門查照。該大臣此次陳奏。自係尚未接准前函。現在臺灣需兵設防。應仍移緩就急。力顧大局。擬即飛飭唐定奎統帶所部步隊十三營。合計六千五百人。由徐拔赴瓜洲口。分批航海赴臺。聽候沈葆楨調遣。該軍向習西洋槍礮。訓練有年。步伐整齊。技藝嫻熟。將士一心。尚可資指臂之助。其提督陳鳳樓所帶該軍馬隊三營一哨。仍暫留徐州宿遷巡緝地方。臣一面商請李宗羲等。飭調滬局輪船。暨雇用招商局輪船。駛赴瓜洲。分起裝載東渡。委

令遣員盛宣懷。往來照料。並函請沈葆楨酌派閩廠兵船
入江接載。俾期迅速。該軍所需月餉軍裝子藥等項。皆飭
後路臺局。源源接濟。不令稍有缺乏。至彭楚漢前來
諭旨。飭赴本任。籌辦福州等處海防。月內交卸來津。即令遵
旨尅日赴任。唐定奎一軍。自可毋庸再令彭楚漢統帶。以免分歧。
再欽奉五月三十日
密諭。各省沿海口岸甚多。亟應一體設防。聯絡聲勢。以期有備無
患。着臣等統籌全局。悉心會商布置等因。竊念日本藉番拓地。
悍不旋師。恐是中外構亂之始。無論蘇浙江海各口防兵
單薄。即北洋二千餘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虛。若另募新軍。

實在無此餉力。惟有添調久練勁旅。屯紮後路適中之地。

以壯聲援。查甘省現早肅清。陝境防務已鬆。擬請

旨飭下陝西撫臣。速飭記名臬司劉盛藻。統率陝防武毅銘軍馬

步二十二營。星夜兼程拔赴山東濟甯及江南徐州一帶。

擇要駐扎。以備南北海口策應。由臣會商李宗羲。相機調

派。直隸應辦海防。隨時妥籌具奏。

李鴻章又奏。再疊奉寄

諭。沈葆楨及文煜李鶴年。夾板印封等件。由臣發交輪船。速爲分

別投遞。遵查五月二十五日寄

諭。夾板文件。當交沈葆楨齎摺千總鄭漁原輪船齎回。五月二十

七三十等日夾板印信各件。適有招商局輪船運糧來津。即發交該船帶至上海。飭由江海關道沈秉成專弁搭商輪船遞閩。分別轉投。當不致誤。惟查天津僅有駐防輪船二隻。一係滬局操江船。前因船身損壞。回滬修整。暫難北來。一係奏調閩局之鎮海船。現令專防要地。未便遠離。所餘夾板文件。實無官船可遞。目下招商輪船。漕米運竣來津甚稀。若搭洋商輪船。究恐展轉貽誤。況查由京五六百里驛遞至閩。不過十五六日。而輪船由京至滬。須五六日。又由滬至閩。須三四日。至速僅早到數日耳。若無便船。往往候過兼旬。即如臣於五月初一二日。商屬沈葆楨調兵

之函。由南輪轉寄。昨沈葆楨五月二十一日發信。尚未接到。是輪船遲速無常。確有明證。擬請嗣後寄

諭夾板等件。除發交齎摺原輪船遞回。可期迅速外。其餘似應仍由驛遞。徑發閩省。庶昭慎重而免遲誤。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遵旨籌派洋槍隊航海馳赴臺防。並請調駐陝銘軍東來。以備南北海口策應一摺。前據沈葆楨等奏請由北洋撥久練洋槍隊三千人。南洋二千人。馳赴臺灣。當經

諭令李鴻章李宗羲迅速調派。茲據李鴻章奏稱直隸防軍。拱衛畿輔。必須留備緩急。碍難分調。南洋槍隊無多。亦難酌撥。且於兩處抽撥。恐兵將素不相習。轉致貽誤。查有提督唐定奎所

營。現駐徐州之武毅銘字一軍。素習西洋槍礮。訓練有年。堪以派往等語。著照所請。即飭唐定奎統帶所部步隊六千五百人。由徐拔赴瓜洲口。分起航海赴臺。聽候沈葆楨調遣。由李宗羲張樹聲飭調滬局輪船。暨雇用招商局輪船。馳赴瓜洲。以備該軍東渡。並著沈葆楨酌派閩廠兵船。入江接載。俾期迅速。該軍所需月餉軍裝子藥等項。仍著源源籌撥。毋任稍有缺乏。提督彭楚漢著李鴻章飭令星速赴任。籌辦防務。日本違約稱兵。心存叵測。所有南北洋沿海各口。均須嚴密設防。自應添調勁兵。屯紮適中之地。以壯聲援。現在陝西防務已鬆。著邵亨豫迅飭臬司劉盛藩統率陝防武毅銘軍馬步二十二營。星夜兼程拔

赴山東濟甯及江南徐州一帶。擇要扼紮。以備南北海口策應。該軍到防後。著李鴻章李宗羲隨時會商。相機調派。南北洋防務緊要。並著該督等悉心妥籌。詳細具奏。福州一帶沿海地方。文煜李鶴年王凱泰當實力籌防。務臻周密。不得稍存大意。致誤事機。日本近日情形若何。著沈葆楨等隨時確探。並將應行備禦事宜。妥為區畫。即行奏聞。另片奏輪船遲速無常。嗣後寄諭沈葆楨等夾片等件。除發交齎摺原輪船遞回。可期遲速外。其餘應仍由驛遞。俾發閩省等摺。覽奏已悉。嗣後發交該督飭令遞回之件。即著隨時交原輪船飛速齎遞。

又

諭。傳諭大學士文祥。數月以來。該大臣病體尚未就痊。甚深廑系。

惟各國交涉事件甚繁。刻下日本與生番尋釁。辦理亦無頭緒。

亟須該大臣前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同籌畫。著文祥不必

拘定假期。隨時前往該衙門。悉心會商妥辦。共濟時艱。

甲申。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奏。竊照本年三月間。日本藉

稱舊怨。加兵臺灣之生番。該中將西鄉從道於兵抵生番

後。具文照會閩浙總督李鶴年。以到彼開導酋長。恐其抗

抵。是以帶兵前往等語為辭。隨經李鶴年援據同治十年

所換和約。明白理論。諭使退兵。照覆該中將去後。分咨[illegible]

衙門在案。嗣遞准福州將軍臣文煜。總督臣李鶴年。前江

西巡撫臣沈葆楨先後恭錄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初六日

諭旨二道。咨會前來。奴才伏讀之下。欽悉壹是。仰見我

皇上軫念海疆。兢業防範之至意。乃日來疊據探報。始則日本築

營臺南瑯嶠山等處。圍以木城。繼即盤踞生番四社之地。

多造屋宇。上蓋鐵板。脅降十一社之眾。授以旗幟等情。奴才

一介武夫。知識淺鮮。自顧渥受

天恩。涓埃未報。當此事情重大。不敢不日夜探聽消息。窺測機宜。

竊有見於今日之事。兵威早振一日。敵蹤庶幾早戢一日。

敬為我

皇上陳之。日本虺蝎為心。豺狼成性。自元至元間。范文虎阿塔海

十萬之兵。殲於平壺島下。於是有輕中國之心。明之永樂嘉靖。得劉江俞大猷。戚繼光署。先後統兵力勦。寇掠始息。我

朝二百餘年。三島蟄伏。未嘗蠕動。非真能安分守己。殆震讋於征服準部。回疆。西藏。緬甸。金川諸處。愿愿武功。照人耳目。彼自揣此時毛羽未滿。不敢遠飛。然此二百餘年中。俯首帖耳之日。亦即養精蓄銳之日。洎乎道光年間。西洋各國。既有南洋諸埔通市於我海濱。日本遂急急與交好。與婚姻。漸且從其衣冠。學其戰具。一切皆效西人所為。現據探聞日本火輪戰船二十六七號。內一號名龍驤。購自花

旗。賞銀二百萬兩。又火輪商船六十九。內鐵鑄者二十二。又布運夾板船十八。以彼區區數千里之島。旦夕之間。焉能辦此。卽此以思。亦可知其數百年來靜而未動之蘊蓄矣。夫彼蓄數百年之心。卽蓄數百年之力。一旦蠢動。其心詎可問。其力豈易窮耶。心不可問。則未逞其心。弗肯休也。力不易窮。則自恃其力。不知止也。如徒以口舌喻之。恐今日唯唯於先。明日否否於後。雖至舌敝脣焦。終歸無裨。不然。同治十年之約。曾有幾年。照會李鶴年之文。曾有幾日。非卽反覆無信之明證確驗歟。苟非真有以折服其心。未必知所忌憚。翻然悔悟。此敵情之灼然可料者也。昔人云。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又云。有備無患。應懇
恩飭沿海諸省。於各海口倣造洋人礮臺。一律完固。斟酌或購或
製洋礮以實之。簡練或兵或勇行伍以充之。並即購備水
雷若干。竊非不知經費浩繁。無如熟察時事。雖曰一臺灣。
實有關於沿海全局。雖曰日本。實可慮及外洋諸邦。自來
大事。不能惜費。惟有懇我
皇上撙節他處可用可不用之款。以濟此萬不得不用之款而已。
就中閩海一帶。尤為倭船出沒往來之地。一切內外口岸。
設立礮臺洋礮。兵勇棊布星羅。益宜嚴密。除應備鐵甲兵
船水雷電綫等件。經沈葆楨會籌奏請外。竊計分布大小

輪船。福州廈門兩海口。每口應駐四號。澎湖二號。臺灣六
號。共需一十六號。無事派定棲止。有事相機調遣。至全閩
所有經制之兵。當此之時。其數僅敷防守。亦罕曾閱歷大
戰場面。似應就北五省兩湖等處。添致强鋭敢戰之士六
十營。計三萬人。
懇派威望素著外國敬憚二大員。一統領三十營於內。一統領三
十營於臺。仍
命洞達時勢。熟諳韜略之大員。居中節制調度。此大臣惟帷幄運籌。
隨機應變。似宜專一事權。勿待此商彼酌。稽延時刻。反或
以意見歧異。貽誤事機。而彼統領在臺者。居嘉義彰化。爲

南北適中地段。就領在內者。居泉之廈門。為海口最要處所。惟廈門四面隔水。必須守風潮。不能徑渡。即以駐廈之兵勇長夫。合力於高崎築一巨壩。直接內地。是處港面狹淺。對岸距五六里。日以數千人從事。不半載可成。亦於海道無礙。壩成斯兵能神速。兵神速斯廈門可保無虞。而各營之長夫。所以肩運子藥軍裝。倉卒殊難覓雇。應請照直隸淮軍章程。由營官平時豫養。亦行軍神速之要務也。如是臺內兩地緊相犄角。沿海各省。遥為聲援。四面兵成結實可靠。而又聯絡一氣。彼時遣一才辯幹員。向彼援據條約。侃侃而談。宜其有斂兵悔禍之一日。萬一不然。則請我

皇上飭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約會住京公使。並飭南北洋諸大
臣。約會各處領事。語以日本不即撤兵。我
國沿海各口。大者須安置水雷。小者沙石填塞。以與日本決
一雌雄。而各國俱宜暫緩通商。一俟日本事定。然後貿易
如常各等語。伏思各國孜孜為利。必不肯以一國之故。廢
諸國之圖。試目覩夫我之海口無一不整。器械無一不備。
兵勇無一不足。並非託諸空言。必向日本同聲交摘。勒令
退兵。往者日本亦惟恃與各國交通。故敢如此妄動。若各
國果真心交口責之。雖欲不退。焉得而不退乎。大抵兵以
備而不用為上策。要不能不及此豫備。以為或用或不用

兩得之策。如果釁端再自彼開。我已有以抵禦之也。況夫

日本一國。密邇海東。迥非西洋各國。遠隔數萬里之比。其

意欲以生番爲外府外廄。心跡已露。不可不立折其心。又

況各國麕集中土。雖保不陽奉陰違。齊之盜種。非若有明

之世。他國未集。可以僅禁沿海居民。毋與日本交接也。若

非迭振兵威。恐將何底。日前沈葆楨奏調芽過臺。駐守蘇

澳。查該處固屬臺北一隅要口。惟先准文煜李鶴年。咨會

創設練營。添募壯勇。實屬內地根本之謀。事方經營伊始。

未便分身。而臺灣現當經武而未用武。其蘇澳應別調鎮

將。以資扼紮。

諭軍機大臣等。羅大春奏日本漸肆狂悖。密陳籌備事宜一摺。所奏閩省海防。及各省海口。應行籌辦各節。不為無見。所有臺灣暨福州廈門等處。前經諭令沈葆楨文煜李鶴年妥籌辦理。並諭沿海各督撫將軍豫為布置矣。該提督前經沈葆楨奏調赴臺。並據文煜等奏。已催令該提督東渡。其廈門一帶防務。改派孫開華接辦。着羅大春刻即馳赴臺灣。會同沈葆楨潘霨督率淡水等處防兵。妥籌布置。以資得力。

乙酉。大學士文祥奏。竊奴才於六月十二日。接奉寄諭。令奴才不必拘定假期。隨時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商妥辦等因。欽此。跪聆之下。感激涕零。奴才前因臺灣猝起兵端。事

甚危急。本擬勉強銷假。力疾趨公。不意連日疾又復作。不
得不奏請開缺。今復蒙
恩賞假兩箇月。並
諭隨時前往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商辦洋務。自顧何人。膺茲
異數。詎敢久事耽延。但使稍克支持。即跪請
聖安。先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幫同籌畫。惟𦚢質本駑鈍。自庚申
歲隨同恭親王辦理中外交涉事件。不過筆舌辯論。究無
實在把握。衹以財賦不充。兵力不足。不得不敷衍目前。此
等情形。屢經詳陳。久邀
聖明洞鑒矣。現在日本藉端啟釁。欲肆侵吞。已有不能敷衍之勢。

且彼與中國最近。儻使其得志臺灣。將來之患愈不堪問。

況

上天示警。星變昭然。尤為可懼。若再不介意。一旦大敵當前。將何所恃。為今之計。惟有亟圖自強。以禦外侮。伏願

皇上憂勤惕厲。於內外一切事宜。悉與左右親臣。認真講求。事事務求至是而後已。並請

飭下戶部。寬籌餉需。停不急之費用。謀至急之海防。俾各海疆督撫備禦有資。不致因餉項支絀。再滋貽誤。不然。外患已深。雖在事諸臣。多方支持。亦難以空言弭患。況才病軀積弱。濫廁其間。又何能濟事乎。才因時勢危急。不敢緘默。謹先

就管見所及。恭摺瀝陳。

諭軍機大臣等。文祥奏。海防緊要。請飭寬籌餉需一摺。現在日本藉端啟釁。違約稱兵。雖經沈葆楨等據理辯論。仍應整頓海防。以為自強之計。所有各省沿海地方。前經諭令該將軍督撫妥籌辦理。惟布置設防。用款甚鉅。着戶部通盤籌畫。凡一切不急之需。竭力撙節。將海防經費。先事豫籌。庶各海疆大吏不至以餉項支絀。致誤事機。

福州將軍文煜奏。竊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六日。奉

上諭。日本違約興兵。心懷叵測。著沈葆楨懍遵前日諭旨。與潘蔚

慎密籌畫。並著文煜李鶴年。將撥餉撥兵事宜。遵旨妥速籌辦。毋誤事機等因。欽此。督正與李鶴年籌商間。接准沈葆楨來咨。請由省城籌撥銀二十萬兩解臺。應並請飭令滬尾旂後兩口關稅。儘數截留。解交臺灣道衙門支銷等由前來。督現已商諸督臣李鶴年。就於海關稅課暨地方釐金各撥銀十萬兩。合成銀二十萬兩。如數解交臺灣查收。其沈葆楨所請截留滬尾旂後兩口關稅備用一節。當此防務伊始。用款自應寬為籌備。督業已飛飭滬尾旂後兩口委員遵照。立將各該口徵存未解。由現在起所有徵收各項關稅。一併儘先截留。就近解交臺灣道衙門應用。仍將徵解

銀數隨時報查外。惟是現值日本違約興兵。各口洋商。心存觀望。稅課頗見減色。目下滬打二口關稅。既已盡數截留。就臺支用。而福廈二口解省稅銀。復撥十萬兩。若臺灣防費。再有不足。將來仍須設籌撥解。竊恐關稅項下。奉撥京協各餉。為數甚多。莫能依限如數解應。晝夜籌思。實深焦灼。第惟有竭勉籌畫。分別緩急辦理。盡其心之所能為。竭其力之所能到。以仰答

生成大德於萬一耳。

硃批。知道了。

丁亥。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比國使臣謝惠穆於

本年四月初三日到京。遞來照會。據稱現奉本國派為住
紮中華大臣。並奉有國書。祈代奏請
覲見。敬謹呈遞等因。臣等當告以須俟具奏到京後。方能次第辦
理。旋於五月十九日臣等將該使臣到京日期奏
聞在案。隨卽知照該使臣去後。五月二十六日。復接該使臣函稱。
本大臣到京日期。現已奏明。所奉本國國書。未審何時得
以親遞。當經臣等覆以所有各國使臣抵京。本衙門均將
抵京日期先行具奏。如有親遞國書之事。當俟續行奏明。
奏有
諭旨。再為知照等語。伏查本年三月間。俄國使臣請見。臣等當照

上年五國使臣同見。奏定節略內載明求

覲見日期遲早。聽候

諭旨辦理。具摺奏請。奉

硃批。依旨行。欽此。欽遵在案。此次比國使臣謝恩請。應否准其

覲見之處。臣等未敢擅定。理合照錄該使臣來函。恭摺具奏。

硃批。依旨行。

比國使臣來函

接准貴親王暨諸貴大臣函稱。現於本月十九日。已將本

大臣抵京緣由。恭摺具奏。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等因。恭錄。是以本大臣乘此鈞函下逮。此次抵

京。理應先於貴親王前聲明。並本有大比利時國大君主

所遞

大清國

大皇帝之國書。本大臣特請示知。於何日可得親遞。為此一節。

盛京將軍都興阿等奏。竊照本年六月初四日。承准軍機

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本兵赴紫番社。濱海防務。請飭先事

籌辦一摺等因。欽此。奴才等伏查奉省所屬之金州。錦州。甯遠。岫

巖。牛莊。蓋州。復州等七城。均係濱臨海岸。蜿蜒千有餘里。

大小海口三十餘處。皆可登岸。檢查成案。前於道光咸豐

年間。籌辦海防扼要處所。調撥官兵。招募役勇。各處築壘挑濠。常川駐守。所費為數甚鉅。今則牛莊沒溝營。會辦通商事務。華洋雜處。人煙稠密。商賈雲集。是以添設海關兵備道一員。海防同知一員。以操為防。各城撥派官兵。演練槍隊。近復添設湄雲輪船。洋面巡防。是牛莊沒溝營雖為緊要口岸。現與從前情形不同。且遇有中外交涉事件。並飭操防一切。均與直隸總督。三口通商大臣。會商酌數辦理。聯絡聲勢。較比從前亦似周密。其餘近海各城。尋常即由各該城輪派官兵。照章設卡戍守。今奕等欽奉

諭旨。豫籌防範。自應倍加鎮靜。嚴密會商。妥籌辦理。統俟咨商三

口、通商大臣。酌擬章程。再行奏明辦理。

硃批。該衙門知道。

辛卯。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等奏。竊

臣等欽奉到五月十一日

諭旨。日本若能就我範圍。斂兵回國。自當消弭釁端。儻再肆意妄

為。即當聲罪致討等因。欽此。伏讀之下。仰見

聖慮周詳。洞見萬里。近據探報。倭營自臣霨等歸後。五月十九等

日。將前紮番社各營。先後撤歸龜山。而二十一日。復到輪

船一隻。泊龜山下之射寮港。船中裝兵二百餘名。倭婦十

餘人。帶有酒米鐵鍊農器。以及松桐杉栽草種花種各數

百株。分植後灣龜潭灣等處。復購土人約牡丹社生番。於保力莊議和。又有倭人成富清風者。從北路航海來言。王字社生番。不肯議和。要請兵往攻等情。二十二日。又到輪船一隻。駛往後山而去。臣等思倭奴情狀若此。其用意不言可知。斷難稍懈籌防。為所愚弄。臺北一路。五月二十七日。臺灣道夏獻綸挈參將李學祥部勇。坐輪船前往。此時當抵蘇澳矣。臺南之東港。遊擊王開俊一營駐之。李學祥從鳳山移駐蘇澳。以總兵戴德祥一營填紮鳳山。鎮臣張其光原部一營。分駐彰化三哨。先帶兩哨。於本月初四日。前赴鳳山。其新募五營。派員赴粵閩招。到臺尚需時日。臣

霨以兵力太單。適前調煙臺稅務司薄朗來。擬挈之前赴鳳山。屬前署鎮曾元福為招土著壯勇五百名。交薄朗練成洋槍隊。行營無定。礙難借印。謹刊木質關防。用資號召。長盛輪船。測量水綫歸。據稱後山除蘇澳外。並無深穩海口。可泊巨艘。而短艇小舶。則隨地可以來往。其對準牡丹社山後之海口。已望見倭兵營帳等語。查牡丹社之北。可通卑南覓。其番社七十有二。丁壯約計萬人。臣霨在瑯璚時。曾面詰倭將。雖據稱不敢進擾卑南。然已訪聞其暗中託人。往句卑南番目陳安生。是以商同夏獻綸立派同知袁聞柝坐輪船往招陳安生等。該番目五人。立即薙髮。隨

委員來郡叩謁。臣等分給銀牌衣物。以原船送歸。其地對準鳳山。背脊遠邁瑯嶠。正倭奴目前所垂涎。由海道繞山南而東。輪船日半始至。陸道由下淡水穿山百七十餘里可通。惟鑿險縋幽。頗費人力。陳安生之歸也。袁聞柝派弁隨之。令其從山後尋路。探出山前。現尚未據回報。臣霨駐營鳳山。可就近相度形勢。逐漸撫綏。庶不為彼族所封制。

臣等前摺。請於北洋大臣處。借撥洋槍隊三千人。於南洋大臣處。借撥洋槍隊二千人。比接臣李鴻章五月初旬。中旬三函。深以臺地兵單為慮。商撥駐徐州之洋槍隊十三營。令提督唐定奎帶至徐州。由輪船分次航海前來。臣等

現時正四顧徬徨。如久旱得霖。大喜過望。合無仰懇

天恩。俯准如數調撥。臣等一面飛派輪船迎之。兵力既厚。彼族詭謀。或有所懾而中阻。彭湖為臺廈命脈。守備虛弱。臣等業將目擊情形。奏明在案。今飭副將吳奇勳添募新勇一營。鎮臣張其光。派員赴上海購大鐵礮十尊與之。其洋式礮臺。一時難遽集事。今用臣筐裝沙土小石堆垜暫作藩籬。日意格所招電線洋匠。到臺議價。略有眉目。擬從臺郡北至滬尾。轉白沙。渡海。過福清縣之萬安寨。登陸至福州之馬尾。先行辦起。該洋匠回滬。與外國電報會商定。即來臺。先將陸路起工。其過海電纜。四箇月方能運到。日意格以

臺地與滬粵隔遠。消息稽遲。采賑諸多窒礙。請留斯恭塞
格以待洋匠。自歸馬尾部署一切。業於初二日登舟矣。
沈葆楨等又奏。再軍務運籌。向宜慎密。乃近閱香港新聞
紙。已將臣等四月十九日奏片。刊刻其間。不勝駭異。細揣
其由。以各衙門向有恭錄
諭旨。分咨揩彙之例。雖緘封甚固。而分鈔既廣。百手傳觀。遂至機
事不密。今請除照常咨呈軍機處總理衙門外。其南北洋
大臣。暨本省將軍督撫。所有奉到
諭旨。以及揩彙。俱由臣葆楨恭錄函寄。請勿發房轉行。其餘各衙
門。概不鈔咨。以免漏洩。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倭情叵測。續籌防務情形一摺。日本復到輪船一隻。裝兵二百餘人。帶有鐵鍬農器等件。人有輪船駛往後山一帶。其為意存覬覦。悍不旋師。自不待問。亟應厚集兵力。益嚴警備。庶有以杜其詭謀。提督唐定奎一軍。著李鴻章檄令迅速拔隊。兼程前進。不得稍涉延緩。致誤事機。並著沈葆楨。李宗羲。張樹聲遵奉前旨。分別飭調船隻。妥為豫備。俾得迅到防所。以壯軍威。臺灣南北路防守事宜。均甚緊要。澎湖守備空虛。現添募勇丁一營。是否足資捍禦。沈葆楨等務當督飭張其光。夏獻綸等妥籌布置。嚴密防守。北路淡水等處。前諭羅大春前往督防。該提督此時當已渡臺。並著該大臣等與之會商。

相機籌辦。日本遣人往句早南社番目。經沈葆楨等將該番目陳安生等招致來郡。潘霨現擬駐營鳳山。就近相度形勢。次第撫綏。惟日本狡詐多端。既約牡丹社生番議和。並以王字社生番不肯議和。有進兵往攻之說。沈葆楨等應如何聯絡番衆。俾不致為彼族煽惑之處。務宜設法妥辦。福州廈門一帶。文煜李鶴年。王凱泰現在如何籌防。著即區畫周密。詳悉奏聞。另片奏近聞香港新聞紙。將該大臣等四月十九日奏片刊刻等語。此等緊要事宜。豈容稍有洩漏。前經疊降諭旨。嚴行訓誡該大臣將軍督撫等。應如何加意慎重。此次究由何處洩露。即著該大臣將軍督撫等確切查明。據實具奏。嗣後遇有中外交涉事件。

務當益加慎密。不得稍涉疏虞。致干咎戾。並著照該大臣所請
嗣後奉到諭旨及陳奏摺片。除鈔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及應
行函寄各處外。其餘均不必鈔咨。以昭嚴密。
癸巳。閩浙總督兼署福建巡撫李鶴年奏。竊福建陸路提
督羅大春。先經沈葆楨會商臣咨調赴臺。適沈葆楨甫將
起程。福州口外。突有日本兵船游弋。臣通籌全局。因沈葆
楨先有羅大春宜守廈門。以豫邊防之議。遂咨該提督暫
駐廈門。會同臣文煜奏明在案。旋准沈葆楨咨蘇澳情形
喫緊。奏派羅大春駐紮。隨經臣改派漳鎮孫開華接統廈
防兵勇。並飛催羅大春東渡。亦經會同臣文煜奏明在案。

乃羅大春初准調臺之咨。既未進行。及奏咨駐紮蘇澳。人復飾詞推託。迫臣玉賡嚴催。雖允渡臺。仍未起程。要挾多端。漸形跋扈。查羅大春前署提督任內聯絡官紳。搭捕土匪。頗負時譽。自蒙恩簡授提督。漸覺器小易盈。臣冀其尚可訓勉。不遽登之白簡。乃當此時事多艱。復敢妄自尊大。畏葸不前。實屬居心巧猾。貽誤事機。若不據實嚴參。不但沈葆楨呼應不靈。臣亦請多掣肘。且恐人人效尤。軍事將不可問。相應請旨將福建陸路提督羅大春交部嚴加議處。以肅軍政。

諭軍機大臣等。李鶴年參。提督不遵節制。請旨嚴議一摺。提督羅

大春經李鶴年催令迅速東渡。仍未起程。實屬延玩。羅大春著革職留任。仍著大學士李鶴年、王凱泰飭令該提督迅赴臺灣。駐紮蘇澳一帶。隨時與沈葆楨、潘霨籌辦防務。儻敢抗違。或到臺後不能得力。即著沈葆楨、李鶴年據實嚴參治罪。

李鶴年又奏。再前據通商局司道稟報。五月二十一日。據福州口稅務司知會。距福口百餘里洋面。有日本鐵船在彼游弋。當經派員查探。附片陳明在案。茲據報稱。該船業已開駛不知所往等情前來。謹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己亥。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奏。竊奴才接准直隸督臣李鴻

章照會○欽奉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寄

諭○福建水師提督彭楚漢前經奏請留帶直隸練軍○剳下閩省防務正急○著即飭剋日馳赴新任○以重地方○欽此○飭即迅速交卸來津○航海前往等因○遵於六月十三日○將直隸大名鎮總兵關防文卷○暨奴才所帶保定大名○馬步練軍○分晰移交記名提督許保清○接帶任事○隨即兼程行抵天津○擬於六月二十六日○搭坐輪船○先往福州省城○會商將軍督撫臣妥籌防務○仍即馳赴廈門本任○悉心布置○不敢稍涉玩懈○以

冀仰副

皇上慎固海疆至意○

硃批。知道了。

七月。乙巳。

諭內閣。前據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日國使臣。願請覲見呈遞國書一摺。著准其覲見。

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沈葆楨等奏。竊臣等於六月初五日。奉到五月二十五日

諭旨。沈葆楨等擬於海口築壘安礮。北路淡水等處。派兵駐紮。並分招勁勇。多備軍火等事。均著妥速辦理等因。欽此。臣等伏讀之下。感激莫名。臣霨前自瑯嶠歸。即函致倭使柳原前光。申明前約。詢據其來信。以未得聯銜印文為詞。無非立意

刁難。宕延時日。臣等如其所請。換辦衙印文寄給。聞柳原已由滬入都矣。倭營雖屬聚龜山。風港等處。仍不時游弋各莊。五月二十八日。有倭兵五人。在柴城調戲民婦張楊氏。其族人張來生前往阻止。為倭奴刃戳。身受重傷數處。鄉鄰擲石喊捕。一倭兵頭顱被傷。乃歸率五六十人尋救。經其魁遏之始息。臣等一面委員驗明張來生傷痕。一面照會倭將查辦。據委員報稱。張來生傷已漸痊。而倭將於臣等照會。仍置之不復。六月初三日。山後有大鳥萬千仔帛二社。被脅至倭營說和。初四日又有倭兵百餘名。添紮風港。下十有倭兵四人。至離風港二十四里之茄鹿塘哨

探。臣等思該處迫近枋寮。急宜防衛。一面劄飭王開俊由東港帶兵進紮枋寮。以戴德祥一營由鳳山填紮東港。初七日。臣霨偕前署鎮曾元福稅務司薄朗暨委員人等馳赴鳳山舊城。一面招募土勇。一面獎勵鄉團。次日旋親履海口之打鼓山。大科園五塊厝等地踩勘。分別要隘。催建兵壘。以便淮軍到時分紮。沿途莊眾。鼓舞懽迎。民情尚覺安固。當臣霨至舊城之日。鎮臣張其光業至鳳山周巡下淡水之麟洛上元等莊。同知袁聞柝派往卑南之弁回報。卑南番目與西路各社生番。素無來往。仍須從下淡水一帶。先行設法招徠開路。方有把握。適張其光到彼查勘。詢

自土人。咸以由潮州莊開通。路直而坦。現擬招徠後再行
動工。當張其光之到鳳山也。千總郭占鰲帶昆侖錢望祖
力扶圳鹿坡角四社番人遮謁。已經慰遣還山。迨抵下淡
水。都司丁汝霖復稟稱山豬毛社番之總頭人。亦願出
山求見。張其光遂駐騎待之。十一日。臣留曾元福薄朗等。
於鳳山募勇練軍。躬馳歸郡。將所勘營地繪圖貼說帶歸。
與臣楨籌商。此臺南諸路布置之情形也。五月二十九
日。臺灣道夏獻綸由旂後坐輪船北去。三十日泊澎湖。即
有紳董等稟稱。前有倭船一隻。駛近口岸放礮。居民驚慌。
該道諭以此地已有輪船駐紮。續當添募水勇。民間宜急

辦鄉團。初一日抵滬尾。初二日抵雞籠。初三日抵蘇澳。現據稟稱。淡蘭各處鄉團。業經剴諭舉辦。該紳民等俱知踴躍趨公。淡屬者派員會辦。蘭屬者該道躬駐蘇澳督之。蘇澳民番關鍵之區。港道寬深。非東南風輪船亦可停泊。而倭人之在北路者。全用利誘。非如南路之惟以威脅。番民愚蠢。往往墜其術中。招撫較難。而情形尤亟。查本年四月間。倭人劉穆齊等。雇墨西國人年嚕船隻赴後山岐萊等處。船至花蓮港打破。時有加禮宛社。及七交川等五社生番。助之拖曳上岸。該倭人等以被濕貨物分給各番。餘物未執。且登岸寄住五社番莊。嗣倭人成富清風及皐嚕先

同。路經頭圍。晤縣丞鄒祖壽。僅云此次去洋銀一萬餘圓。詢其緣故。答應含糊。劉穆齋等三人。又作一起。同至蘇澳。該道擬先將北番徹底查辦。社番如無搶其財物。即令各具切結帶同。以免日後倭奴藉口。兼可隨機招撫岐萊一帶。聽我指揮。滬尾稅務司好博遜熟察倭情。頗深義憤。願出相助。許與委員偕行。以為徵證。惟由蘇澳至岐萊。港道艱險異常。輪船既不能通。小艇須候風汛。開通陸路。曠日需時。該道以所部一營。駐紮蘇澳。兵力甚單。擬就淡蘭添募土勇兩營。有事則當勇。無事則開山。山路既開。即可分移岐萊各處墾荒等語。至所需火藥。臣等已派輪船趕運

赴之。此臺北諸路布置之情形也。六月初五日。濟安輪船自津歸。臣李鴻章寄來洋礮二十尊。洋火藥四萬磅。初八日永保輪船自粵至。臣鶴年撥解洋火藥三萬磅。現雖南北防務略有端倪。鄉團募勇。漸次舉辦。而采購西洋船礮尚無定局。招募繪畫礮臺洋匠。亦尚未到。東洋探報。變態日增。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非得大枝勁旅。仍無以壯民氣而戢戎心。前者請

旨飭提督唐定奎統帶徐州洋槍隊十三營至臺。合無仰懇

天恩。催其迅速前來。臣等業一面備集輪船到瓜洲口迎之矣。

諭軍機大臣等。沈葆楨等奏臺灣南北路防守情形。請飭淮軍迅

速來臺一摺。日本兵營麕聚龜山風港等處。不時游弋各莊。且有齎偪大鳥萬千仔帛二袪到營說和。及在茄鹿塘哨探情事。沈葆楨現飭王開俊由東港進紮枋蘩。戴德祥由鳳山填紮東港。潘霨與曹元福等。馳赴鳳山招募土勇。激勵鄉團。並於海口要隘催建兵棚。以備淮軍分紮。臺北諸路。以夏獻綸所部一營駐紮蘇澳。擬就淡蘭添募土勇兩營。以厚兵力。並開通山路。即可分移岐萊各處墾荒。布置尚屬周妥。即著沈葆楨飭令派出各軍。認真防守。毋稍疏虞。並令潘霨等將生番各社。設法招徠。俾為我用。倭人雇墨西國船隻被傷一案。並著沈葆楨文煜李鶴年。王凱泰飭令夏獻綸速行辦結。仍一面招撫岐萊各處生

番。剴切曉諭。毋為倭人利誘。墮其術中。省城各路海防。文煜等
務當嚴密布置。現在濟安等輪船。次第駛回。臺灣南北防務。略
有端倪。沈葆楨等惟當慎密防維。固不可掉以輕心。亦不宜冒
昧從事。總期審度機宜。悉心籌畫。以副委任。唐定奎所帶徐州
洋槍隊十三營。現在曾否起程。著李鴻章李宗羲張樹聲飭令
該提督迅速赴臺。以資得力。
沈葆楨等奏。正擬摺間。長勝輪船。由工次到臺。奉五月二
十七日
上諭。沈葆楨現於淡水等處派兵駐紮。由羅大春督率巡防等因。
欽此。查閩局輪船。梭巡臺灣各口岸。往來無間。近省一帶信息。

可以互通。所有臣等彼此函牘投遞尚無阻滯。水師提督

彭楚漢臣等曾請

旨飭其統率洋槍隊。航海東來。嗣准臣李鴻章函稱。所撥徐州之

十三營。有提督唐定奎統之。今彭楚漢奉

旨馳赴新任。金廈諸防。尤資鞏固。臺彭氣脈。亦藉以通。所有欽感

下忱。合再附片陳明。

硃批。知道了。

署山東巡撫漕運總督文彬奏。竊等奉到軍機大臣密寄。

五月三十日。奉

上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須海防務一摺等因。欽此。等伏思洋

人重利。作為奇巧以爭之。愈巧則愈難持久。漸至財耗利微。勢必迫為爭奪。即以通商論。當其未設口岸以前。洋貨已徧行內地。迨通商後所銷之貨。仍不過此數。而彼則添此無數口岸。益房用人。所費不貲。因而得利亦少。又如輪船一事。當其創造也。船少煤賤。獲利較易。今則船日加多。煤日見少。竭外國之煤。不足以供其用。而仰給於中國。久而久之。煤亦有時而竭。則輪船頓廢。彼一賠本。必有計以求償。求之不得。勢將用武。蓋洋人之情。利在外國。則彼此併吞。利在中原。則連橫要脅。貪得無厭。總有不能以口舌覊縻之一日。總理衙門奏請飭沿海各省振刷精神。以挽

積弱之勢。誠為老成謀國。洞見機先。某恭讀

聖諭。詳閱原摺。謹就山東情形。為

皇上陳之。山東威海一帶產金。登州一帶出鐵。與夫東府近海州縣之煤窯。洋人垂涎已久。將來勢所必爭。禦之之道。一曰選將才。治夷與剿匪不同。中原土匪肆擾。萃數省兵力。且有時借重洋兵。資其利器。轉戰數年。始克平定。夫以土匪烏合之眾。尚且勝敗不常。戰守屢乖。今以僥倖成功之將。禦洋人訓練之師。孰得孰失。不待智者而後決。此將才之難也。一曰製軍器。器械精巧。洋人為最。在彼諸國互爭雄長。各有利器。不肯輕以示人。一經人知。即售以牟利。必更

彈精竭慮。再製精者。如洋槍洋礮已利。而今更有後膛者矣。輪船已利。而今更有鐵甲者矣。狡獪者夷情也。詭秘者兵法也。以狡獪之人。行詭秘之事。彼炫其奇。以多方誤我。竭我財力。一旦對壘。彼自用之器。必有更利於此者。則我為其所制。此製器之難也。一曰慎防守。夷人數術精通。每有建造。動合算法。則我之沿海防守。築礮臺立圍寨稍有不合。既不適用。且先已為彼所輕。此防守不可不慎也。一曰審地勢。水上爭鋒。可勝不可敗。何也。一敗則船隻器械。必有損失。一經損失。整頓費多。恐難再振。況水戰則我客彼主。陸戰則我主彼客。主客形分。戰守勢異。彼洋人雖於

中原之地。各處游歷。其用心亦必詳審地勢。而臨時布置伏防。則憑識力。制勝之機。全恃乎此。山東形勢可憑。民力、可用。聳此次閱兵東府。見其武勇猶昔。而民風漸薄。心竊憂之。當此之時。以固結民心為第一要務。民心既固。不難成節制訓練之師。所謂有勇知方。誠非朝夕所能課效。而以聳料之。此次日本之有事生番。未必不因臺灣後山之金沙溪可以淘金而往。如果為此。彼有所利。則暫時得志。不暇他計。彼無所利。則必多方要求。暗中另籌勝算。一時未必即還。我乘此時。正當為自强之計。以山東民情而論。訓練教養。三年可成勁旅。所有應用戰守器具。防具或可

購自外洋。戰具則必須自造。蓋器無利鈍。以習用不習用為利鈍也。至於設防處所。則以登州府城為要。此外各岸口兵力不能徧及。或設伏以刦之。或嚴守以捉之。惟在調度得人。平時成竹在胸。臨事庶無貽誤。此時不必張皇。總以不動聲色。有意無意之間。相機布置。以免耗帑餉而啟戎心。總之洋人狡詐靈警。在我果能施設得當。訓練有方。使彼不敢輕視。則不戰屈人。是為上計。必不得已而用兵。謀成後戰。使彼三戰三敗。則其財匱智窮。日本陸戰雖冠諸夷。亦未必卽能逞志也。

文彬又奏。再山東地勢。戰守可憑。苐自當竭力布置。惟近

接天津。洋船閒時可到。如山東有事。彼必分赴天津。以相牽制。天津陸路無險可扼。必防守確有把握。方可言戰。奴才遇有重大洋務。當與直隸督臣李鴻章和衷共濟。密商妥籌。總期維持全局。斷不敢鹵莽從事。取快一時。致難收拾也。

諭軍機大臣等。文彬奏籌議海防事宜一摺。所陳選將才。製軍器。慎防守。審地勢各條。本係自強要務。惟須實事求是。立見施行。方能確有把握。不致徒託空言。事前固不可張皇。而未雨綢繆。布置必期周密。該署撫於訓練設防諸事。雖已奏及。尚未將實在辦法。確切指陳。究應如何豫籌經費。慎選人材。諒文彬必有

籌策。即着直抒所見。詳細奏聞。請旨辦理。毋再含混。另片奏還
有洋務。當與李鴻章密商妥籌等語。直東壤地相接。海道毗連。
自應聲息互通。彼此聯為一氣。嗣後遇有洋務。應與李鴻章商
辦者。着該署撫隨時知照。和衷共濟。毋失機宜。原摺片留中。
丙午。總理各國事務恭親王等奏。竊臣衙門於五月初一
日。軍機處鈔交欽奉
上諭。文煜。李鶴年。沈葆楨奏遵旨會籌臺灣防務大概情形一摺。
准其將閩省存款。移緩就急。酌量動用。如有不敷。即照所請暫
借洋款。以應急需等因。欽此。並准沈葆楨等咨鈔奏稿前來。臣
等伏查臺灣防務吃緊。調兵募勇以及購買軍火船廠各

件。在在需餉。自宜寬為籌備。以期應手。惟各國何以通商牟利。無事之時。尚於約外多所要求。現因事機萬緊。輒向洋商籌借洋款。雖今日急意經營者。皆關軍國之計。不至耗財無益。致為彼族所輕。然急而與謀。居奇不免。即使照常議息。分年歸還。要亦不外各省海關按結分扣。恐嗣後部庫之支絀日形。外國之要求日甚。通盤籌畫。實非計之得者。臣等悉心公同商酌。除現由該省業經遵

旨議借若干暫應急需外。擬請

飭下戶部權衡利害。酌度緩急。非至萬不得已。不可籌借洋款。總期於無可設法之中。竭力籌畫。以濟時艱。

硃批。依議。

大學士直隸總督李鴻章奏。竊前准內務府咨開。候選知府李光昭報效木植。請免稅放行。迅速派員解京一摺。奉旨。依議。欽此。鈔錄原奏及李光昭稟業咨行到　臣。遵即劄委署津海關道孫士達。會同天津道丁壽昌。遴派候補同知宋賓華。候補縣丞馬宗武。前赴新關驗收運到木植。六月二十日。據美國署領事官畢德格申稱。據美國旗昌洋行商人稟稱。在福州與李光昭議買法商木植三載。一抵天津。一抵上海。一仍在外國。共議定價值洋銀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圓。言明到津付價取貨。若有耽延。每日加船價費用洋

銀五十圓。現到一船。在津耽延三十三日。應加洋銀一千六百五十圓。除收過李光昭定銀十圓。此船尚欠洋銀一萬五千零八十六圓零。李光昭尚未付價。未使付給木植。並鈔呈原定合同等情。臣即轉行該關道等。速催李光昭與洋商清算帳目。旋據李光昭到津。赴道稟稱洋商運到木植。尺寸與原議不符。請照會領事。飭該商將大木尺寸呈出底單。具限速運來津。該關道正在照催美法領事查辦。二十六日。據美國領事中稱。李光昭不肯收木付價。因木商係法國人。令其前往法領事處控告。日後此案即歸法領事辦理。是日又據法國領事官狄隆照會關道。以

該法商與李光昭交手事件未清。惟恐李光昭逃走。稟請該法拘留。復經該關道孫士達照覆法領事。謂李光昭定購法商播威利木植。立有合同。該商未照合同將各項載明碼數木植運到。以致不合工需。屬將後載木單給閱。彼此公平成交。二十八日。又據法領事照會關道。以此案本擬秉公會審。茲關道據李光昭一面之詞。即以法人理短胸有成見。只可另行控辦等情。又經該關道詳細辯駁去後。七月初二日。通永道英良由京到津。恭傳

皇上面諭。飭臣將運到木植。趕緊解京應用等因。欽此。跪聆之下。亟應懍遵妥速籌辦。惟查李光昭與法美領事。各執一詞。

在李光昭謂現到之木。尺寸短小。與原議不符。未便收木付價。致不合用。在法國商人。堅稱木料尺寸。與合同相符。李光昭藉詞措價。控請領事會審。仍欲另行控辦。是其中轇轕甚多。必須關道與領事官秉公會審明確。方能定讞。且李光昭與洋商原立合同內。僅付過定洋十圓。並據美領事申稱。洋木三載。共只洋銀五萬四千餘圓。又耽延加銀一千六百餘圓。而李光昭在內務府呈稱購運洋木報效。值銀三十萬兩。木價既浮開太多。銀兩亦分毫未付。所謂報效者何在。又五月間赴津關報稱木船兩載。迄今祇到一船。種種虛浮。實難憑信。事關洋商控案。各領事從中

把持。應俟木船到齊。李光昭與之清算了結。始能詳細驗收。設法解運。謹將美領事申陳日處兩函。並鈔李光昭與洋商合同一紙。法領事照會津海關道原文兩件。一併鈔呈

御覽。

李鴻章又奏。重修

圓明園之舉。乃

皇上孝養

太后純篤之意。率土臣民。孰不仰體

聖懷。情殷報效。惟李光昭性情狡譎。語言荒唐。去冬既捏稱各省

購留巨木數千件。報效運京。經四川督臣吳棠查無其事。
奏請將該員原呈註銷。勿庸置議。仍由各省自行委員採
購。奉
硃批。著照所請。該衙門知道。欽此。仰見
聖德如天。無微不照。道路傳述。以為美談。今見李光昭久赴內務
府呈准報效洋木。遠近聞知。正深疑訝。設使洋木果如數
運到。並無意外葛藤。於工需尚有裨助。乃至今木未到齊。
該員先僅付定銀十圓。以五萬餘圓之木價。捏報三十萬
兩。誆騙過甚。人因尺寸短小。措價不給。致與洋商構訟。美
領事向臣言。李光昭面求該領事代購價值。做事舉動。絕

非正人。法領事照會關道。請拘留李光昭。無使逃走。使洋
人如此藐視。實該員自招之也。臣因
國家體統所關。戒飭屬吏。不准向洋商論及此項木植。係
園工要需。仍照尋常中外商民貿易涉訟。一體查辦。免貽外
人口實。若外國官商知此事已蒙
賞准報效。必更有脅制要求之處。苟因藐視李光昭而並藐視
朝廷。則關礙良非淺鮮。至李光昭在外招搖。出言不慎。嗣後
儻查有別項情節。可否由臣照例懲辦。其報效洋木之案。
並懇
恩飭下內務府。仍遵前

旨。即予註銷。勿庸置議。以示大公而杜外人覬覦。

諭內閣李鴻章奏職員報效木植。現在無從驗收轉解一摺。據稱候選知府李光昭。報效木植。現與美法兩國商人互控結訟。轇轕甚多。其所買法商木植。較之呈報內務府之數。木價既多浮開。銀亦分毫未付等語。李光昭所辦木植。經李鴻章查明係買自法商。其價值議定洋銀五萬四千餘圓。而在內務府呈稱購運洋木。竟敢浮報價值銀三十萬兩之多。似此膽大妄為。欺罔朝廷。不法已極。李光昭著先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所有李光昭報效木植之案。著即註銷。該衙門知道。

諭軍機大臣等。李鴻章奏。李光昭報效木植。現與洋人互控結訟。

並密陳李光昭性情狡譎。語言荒唐各摺片。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李光昭革職。交該督審辦矣。李光昭現與法美領事構訟。各執一詞。必須持平妥辦。著李鴻章飭令該關道與各國領事官會審明確。秉公辦理。該革員以五萬餘圓之木植。揑報三十萬兩。已屬荒唐。且面求美領事代瞞價值。法領事照會關道。請拘留李光照無使逃走。無恥已極。尤堪痛恨。該督既稱李光昭在外招搖。出言不慎。且恐有別項情節。即著李鴻章迅速確切根究。按律嚴辦。不得稍涉輕縱。李光昭呈捐木植之案。本日已飭內務府大臣即行註銷。

美領事兩函

敬申者據本國旗昌洋行商人禀稱商在福州與華官李光照。議買法商木植三載。此項木植議定價銀每洋尺六面見方一尺一圓五角五尖。一載已抵天津。一載仍在外國。今到天津一船。所裝木植共六面見方。洋尺八千六百七十五尺零。此船木植。共值洋銀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圓零。三載共洋銀五萬四千二百五十圓言定到津付價取貨。華官李光照到津。卽赴京都。亦言明回津付價取貨。並言明到津耽延時日。每日加船價費用洋銀五十圓洋船在津耽延三十三日。又加洋銀一千六百五十圓除收過定銀洋銀十圓此船共欠洋銀一萬五千零八十六圓

零立有合同。中外各二紙。彼此各執二紙。今李光昭尚欠同津付價。茲蒙道臺派宋馬二位委員驗收木植。商人木價費用。均未收到。未便付給木植等情。本署領事為此據情申明。恭候示下辦理。

徑陳者。頃木商同李光昭來署。職再四勸導。木料尺寸與合同相符。奈李公堅辭不收。亦不付給銀兩。因本商係法國人。令其前往法國領事官署控告存案。日後此案即歸法國領事官辦理。

法國狄領事照會津海關道兩件

為照會事。茲據本國人稟稱該法人與華官李光照。有文

手事件未清。惟恐李光昭逃走。稟請設法拘留。為此備文
照會。請希貴道飭人拘留。無使李光昭走去。備文悤忙。一
切細情。容再備照會可也。
為照會事。本月二十六日。備文照會。請希貴道設法拘留
李光照。勿使走去。據本國人逃到控呈。正在繙譯照會。擬
送案披閱。並請貴道將李光昭稟詞交下。以使按照和約
東公會審。不敢違以法人理長。華官理短。茲據來文。似乎
貴道先閱李光昭稟詞。據李光昭一面之詞。即以李守之
理長。法人之理短。胸中已有成見。則是貴道已經斷有成
章。似可不必將法人呈詞送交案下。而且既據一面之詞。

卽可斷其曲直。又何須再送兩面呈詞會訊。祇可另行控

辦。未知可否。卽候速復。

李光昭與法國商人原定合同一紙

華官李光昭。今買定洋商播威利柚木三載。約三萬五千尺。內有直長二十四尺。至四十餘尺。厚有十寸。至十二寸。至十八寸。或二十餘寸。並有柚木板。其長闊同上。厚則自一寸二寸。至四五六寸為止。現已裝便柚木約二萬尺。由福州開行。其餘一萬五千尺。隨後由外洋直抵天津。悉照前規丈量。言定水腳以及在船出木。俱一包在價內。每紅毛尺丁方一尺。照香港洋銀一圓五角五尖。出水客人自

理。當交定銀十大圓。其餘過衙交卸後。即照數找清。無得

異說。所議條規列後。

一運木到天津。如船重水淺。不能進口。酌量在大沽駁艇。

將原船放進天津。拋錨七日。起首丈量。如七日後不量。船

主雇人起木。用費係華官自出。無得異說。

一天津洋關工部木關。俱係買主自理。不與賣主船戶相

涉。

一所裝木料。俱係堅實硬木。如有空破窄補一切等弊。自

願挑出。不敢欺哄。以昭信實。

一裝木到各省各埠灣泊。遵守船規。不敢藉裝辦公之木。

滋生事端。亦不得已攬客貨。瞞官抗稅。如有不法。查獲送
官責懲。
一所裝木料。均歸洋尺丈量。如有些小灣曲。將皮尺扯直
丈量。倘有頭尾大小不同。扯均扣算。兩不相虧。以昭公允。
一所裝木料。彼此意見不符。應請公正人代看定憑。費用
一切兩家同出。
同治十三年四月十三日華官李光昭押
硃批。覽。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十五